

草木有倦容

□颜克存

回乡下老家时,父亲正在玉米地里锄草。高高的玉米伸展着叶子,它们在夏日的烈日下略显有些疲倦,叶子卷了起来,但它们的身躯却是直挺挺的,把父亲弯腰锄草的脊背遮得严严实实。

我从玉米地里的小路上经过。父亲与我打招呼:“回来啦?”“嗯!回来了!”我回答着父亲。言语里透着丝丝倦意,就如父亲头顶上的那些被太阳晒得卷了起来的玉米叶一样。

面对毒辣的太阳,也出于对父亲的关心,我说:“爸,回家吧!这大中午的,温度高着呢!您别干活儿又中暑了啊?”听了我的话,父亲没有犹豫,说:“好,听你的,走,回家!”

跟在父亲身后,走在玉米林中的小路上,我们彼此没有开口多说话。

父亲把锄头扛在肩上,伸直了脊背。他身边的一排排玉米,虽因天旱缺失水分而面露倦意,但它们的身子骨仍很健朗,就如坚强的士兵一样,昂首挺胸,脊背高耸,似是在迎接父亲这位满身透着泥土气息的将军的检阅。

回到家,父亲推开两扇虚掩的木门,然后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我。随后便问:“事儿都妥了吧?”“嗯,差不多了!”我回答说。

父亲说的“事儿”,是指近来母亲生病住院、儿子进城上学,以及前段时间不幸遇上的交通事故。而我,也正是因为这些“事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疲于奔波,劳累得满面倦容。

父亲把水递给我后,又转换了话题。父亲说:“今年天气干旱,刚才

你也看到了,地里的庄稼,山上的草木,都被这太阳晒耷拉脑袋了,叶子也卷了。不过还好,不是太严重,要是和人相比,顶多就是累到了、困倦了、疲乏了,算得上是中途休息,只欠一场雨就能又新鲜鲜活地活过来,应该不会对今年的收成产生大的影响。”听了父亲的话,我有些诧异。庄稼也会累?也会困乏?草木也有倦容?我不敢相信,这些听起来似乎很有哲理的话竟是从父亲这个整日与黄土地打交道的“粗人”嘴里说出来的。

草木有倦容。父亲的话,值得我深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何其相似!

苦热炎夏,“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草木尽焦卷,川泽皆枯竭”,一个“倦”字了得?人又何尝不如草

木?生活中,哪来的一世安好顺遂?喜笑颜开,还不多是一忽儿的事儿,而累和倦,才是一辈子真真儿的常态。

“骄阳连毒暑,动植皆枯槁。”一雨润泽生,复绿吐芬芳。草木自然,活得明白。再苦再累再倦,也不丢草木心,纵使容颜改,高挺的脊背也不弯。在草木面前,我是自愧不如。我缺的,恰是那一颗富有韧劲儿、令人挺起脊背、淡然处世的草木心。

父亲说的对,草木有倦容。人生草木间,人亦如草木,也应修一颗草木心。唯有如此,累了,倦了,苦了,我们才不会就泄了气,没了精气神。也唯有如此,我们才不会轻易被困难打倒,向生活低头。像草木那样,一颗心,永远向阳。

温暖的饭票

□周衍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师范学校里读书。当时,饭票和菜金都是定量的。菜倒好说,大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但对于饭量大的男生来说,饭票往往不够用,得自己花钱买。

毕业前的那个春天,家中突遭变故,先是父亲生意亏损,接着母亲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这种情况下,我也不好再回家张口要钱了。而我在学校篮球队里,大运动量的训练使自己饭量大增,往往还不到月末,手中的饭票就用完了。不得已,只能委曲自己的肚子,有时候一顿只吃二两馒头。

吃饭时,一组人在一张圆桌上。我一改狼吞虎咽的习惯,一点一点“咬”手中的那半个馒头。吃完馒头,将菜汤用开水一冲,“咕咚咚”喝下去,然后,急匆匆离开餐厅。偶尔,同组的女生见我和她们一样只吃二两馒头,也会奇怪地问我怎么吃这么少,我就故作轻松地笑笑,说减肥呢。她们几个就睁大了眼睛瞅着我:“真的假的?现在

你就可以当‘排骨队’的队长了,还要减……”我惟有在心里苦笑。

一天午饭前,跟往常一样,我掀开课桌盖子,掏出用皮筋绑扎着的饭票,愣住了:饭票变厚了,握在手中,沉甸甸的。我忙数了数,这些饭票足以让我吃到月底。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去餐厅的路上,我心里不停地嘀咕着,却理不出个头绪来。吃饭时,我打了六两馒头,美美地吃了一顿饱饭。同时,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饭票的事,我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肯定是有人偷偷放在我的课桌里的……会是谁呢?我挠着头,偷偷打量饭桌上的几位女生,都不像。那个月,我终于没有饿肚子。

接下去的两个月,同样的事情仍在发生。我开始不安了,决心要解开这个谜。转眼间又到了月末,每天的中午和晚自习时间,我经常冷不丁地出现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隔着后门的玻璃偷偷往教室里瞅。开始两天,毫无动静。到了第三天,晚自习后,等教学楼里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我悄悄返了回

来。教室里还亮着灯,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门外,踮起脚尖,隔着玻璃往里瞅,见一个人背对着我,正站在我的课桌旁,我一下子惊呆了:怎么会是她!我揉了揉眼睛,真的是她——江玲。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小组,但平日很少说话,她是城里人,一向眼高于顶……那一瞬间,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悄悄地退了出去,到了楼下,凉爽的风吹在脸上,才觉得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一宿都没睡好。

第二天,在餐厅吃饭时,我就有些莫名的紧张。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有一点感激,但更多的却是窘迫和难堪,毕竟对于一个天生敏感、自尊的少年来说,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东西,是很难为情的。

转眼间,很多年过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江玲的小姨嫁在我们村,所以她才会知道我家的事。于是,她便将自己剩余的饭票偷偷给了我……

那些饭票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即便是江玲,恐怕也不会知道我早已知道事情的真相了吧。有时候同学聚会,见面后我跟她依旧是不冷不热地寒暄几句,一如从前。

但对我来说,却总会感觉有一股温暖,从岁月深处袅袅升起。

夏日随想

(外一首)

□恩泽

夏天,高高抬起头
让人仰望

夏天,穿过花花绿绿的衣袂
引来无数目光围观

那些青涩的果实
一定偷偷小酌了几杯
粉嫩脸蛋泛起点点红晕

我的童年在树枝上摇晃
鸟儿飞过天空
带走我的梦想

夏天,是一个多梦的季节
它常常让人沉醉
它常常使我欣喜

晒幸福

一棵丝瓜秧子
身材苗条
辫子细长
小黄花插在鬓角
青翠的裙摆随风飘扬

丝瓜爱慕墙外的阳光
慢慢爬上了墙头
爬上了屋檐

丝瓜,长成熟了
高高地婷婷玉立
像极了我们村的二丫
他们都是老姑娘
他们都把幸福
晒到了风言风雨里



大采购

米面粮油菜
条条列数全
村集转超市
特色又新鲜



跳绳舞

摇臂翻飞技
落英轻点地
协调身与心
蝶舞彩蝉翼



观比赛

高蹈腾翻纵
飞旋舞碧空
抄来擀面杖
学样也能冲



论健身

每日万余步
轻身控饭蔬
书生养真气
岂是纸吹呼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本版邮箱:zhoumowenyan@126.com